詩疑辨證

三

言三章又為夫人之言劉上玉則三章皆為夫人之言而朱傳則本范逸齋也（范云惑于聽者聞蟻戰若牛鬬眩于視者覩蝨如車輪）今以三章俱為夫人之言而首章以許說讀之言非特雞之鳴而蒼蠅亦將有聲矣次章以劉說讀之言若非東方之明難道是月出之光乎如此庶於時候不礙也

甫田篇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曰求大功者因

經文甫田二字而衍之也曰求諸侯者因遠人二字而衍之也孜齊襄公立於魯桓公之十四年春秋桓公十七年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杜註魯為盟以平齊紀則此盟魯為主也十八年又書會齊侯于濼是文姜欲求其壯耳初非求諸侯之事也是年傳云齊侯師于首止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此事頗快人意然乘其來會而戮之又不能定鄭國之亂而歸是特髙渠彌之復惡巳甚天奪之魄而假手於齊耳且傳曰是行也祭仲知之

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則安知齊侯之師非祭仲陰有以召之而子亹之往會非祭仲實有以迫之乎則亦未可為求諸侯之事也唯莊公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齊襄之會諸侯為最盛然衛朔得罪于王而齊襄會諸侯以納之故春秋書人以貶之若即以此為求諸侯之事春秋方惡其逆王黨惡罪不勝誅而此詩乃教以不求自至之道聖人復録之以為後世法則刪詩之意毋乃與作春秋之旨相刺謬乎

序以南山至猗嗟俱為襄公時詩故有是說夫經遭秦火之後篇章錯亂如王風桓王之詩兔爰篇在平王之前葛藟篇鄭風文公之詩清人序在莊公之前遵大路序此類甚多況六篇中前後四詩皆言文姜之事而其間復厠以甫田盧令二詩已不得從其類乎朱傳以此詩為比後人復疑之攷毛傳於詩之取喻者皆以為興此詩亦云興也初無稱比者朱子釋詩有興復有比此詩通體皆設喻猶中庸言辟如行遠辟如登高行遠登高可以見道而道不

盡於行遠登高也此詩所言未始非說理而理不盡于
是故曰氿也氿字正與辟字義同楊雄曰田甫田者莠
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去四字加二字而詩意已明正
如孔子說烝民詩加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妙義無
窮古人說詩不詞費如此序之詞亦費矣哉

敝笱篇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朱子曰桓當作莊攷春秋魯

桓公三年乃齊僖公之二十二年也公會齊侯于嬴（左傳成昏于齊也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文姜之魯之初即已非禮矣十八年春公與姜氏遂如齊乃齊襄公之四年也左氏載申繻諫不聽又稱齊侯通焉此文姜宣淫之始四月桓即薨于齊則桓公時文姜猶未肆其會禚（齊地莊二年）享祝丘（魯地莊四年）如齊師（莊五年）會防（魯地）會穀（齊地　俱莊七年）俱在莊公時則朱子之說良是但朱子從張子以

經文歸止為反歸於齊耳若如毛孔疏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美庶士盛如雲雨故往來自由桓公不能禁止傳意當然鄭云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說序實不誤夫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桓公實與文姜如齊則禍基實兆於桓春秋書與而不書及見桓之不能制姜而姜之與公抗也一之為甚其在多乎嗟夫春秋之際王法已弛矣天道猶不爽也隱不知天下有弑兄之弟而桓弑之桓不知天下有淫妹之兄而襄淫之蔿氏之亂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桓儼然君魯矣孰知

冥冥之中日監在茲已生文姜為之妻而同謀弒夫以報為弟而同謀弒兄之罪在桓之娶文姜止欲結齊為援以固其位原不重乎夫婦之義也而殺身之禍已兆於此齊襄禽獸之行復慝已甚而又生公子無知無知弒君而更生雍廩人果報昭昭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孰謂天道無知哉春秋詳書文姜之始終而刪詩特存南山敝笱四篇於齊風所以寒亂賊之膽而褫亂賊之魄者至矣至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

無言歸者文姜于歸齊僖親送于魯適及一月使弟來
聘則當日盈門之爛可知而桓之承順文姜勢所必至
文姜挾其貴盛之勢驕佚自恣固其宜也漸積久而成
大惡君子謂鄭昭公善自為謀吉哉言乎楊龜山雖譏
魯桓亦是為莊公說法與趙子之意同若桓果剛而有
制姜自不敢萌適齊之想何待禁人之不從乎逮桓死
而慶父之才季友之祥皆足君國莊公諒因文姜之故
而得立文姜復挾齊襄之勢以制莊莊且以得立之故

言其夫之儀容維是之是即指其夫也如古說則於佩其象揥之下必補以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又必說明上行下效之意然後因民俗而追刺其上誠不免迂曲朱傳則於上下文勢承接靈際不待補綴而自明順又儀禮疏言笄有二一是安髮之笄婦人男子俱有一是為冠笄皮弁爵弁笄男子有而婦人無則男子有笄何知必無揥朱傳固可通但如羔羊之縫則成新亦可言縫左傳昭二年季武子曰敢拜吾子之彌縫敝邑杜註縫補合之也則

裳之須縫其為破壞敗裂可知（左以彌縫聯敝邑言當是縫舊矣鄭云整治之亦以為修舊耳）以破壞敗裂之裳而佩象骨搔首之揥似不相配且言其威儀服飾之美則與儉嗇褊急之意亦不合古說雖迂不可廢也

莫藚

毛傳曰莫菜也孔氏引陸疏（曰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味酸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謂之乾絳河汾謂之莫）以申之後儒無異論（埤雅莫子如楮實而紅謂之乾絳以此今吳越呼為茂子）毛傳曰

以爾雅之蕍為澤瀉陸以爾雅之藚為澤瀉也孔氏既引郭不當又引陸矣呂記朱傳俱仍孔疏惟嚴緝引曹氏語辨之而馮疏論之尤詳云本艸經澤瀉一名水寫而毛傳解藚為水舄故陸有此誤牛舌草即車前之異名澤瀉似車前故韓詩以車前為澤瀉也陸氏之誤固有自來也

公路公行公族

毛傳曰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其文甚簡鄭箋曰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趙盾為軞車之屬

子之政主教卿大夫適之次子其職甚簡即以之主君路車宜亦可辨安知不掌公車乎左傳自有餘子公行公族三官而詩分公路公行公族為三章即以公路為餘子疑無不可也不然詩人何以分一官為兩章而一官止一章乎況魏滅於閔之元年至宣二年共五十四年晉始置公族餘子公行則前此未有也此詩所詠魏官爾魏之官豈必悉合於晉而謂必二官乎然而從鄭孔者多矣

可謂君子自爾也通篇旨趣亦與考槃衡門迥别古説
不可廢魏俗儉嗇而此與碩鼠皆刺貪天下惟嗇者最
貪魏風至此民何以堪乎

揚之水篇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也序言盛强者據其勢而言
爾春秋之時諸侯多以詐力權謀以成大國豈果仁者
無敵哉而毛曰聞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以善政許沃鄭曰興者喻桓叔盛强

此詩毛鄭異義毛以為晉國之亂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昏姻失其正時故歷舉正時以刺之而三星者參星也孔疏王肅云在天謂十月也則在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正月中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也鄭以為晉國之亂昏姻失仲春之時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而三星者心星也孔疏在天三月末四月中也在隅四月末五月中也在戶五月末六月中也月令季夏之月火昏中是也一謂可嫁娶一謂非其時其說正相反攷參星之為三星見漢天文志而或兼伐為六星或數左右肩股為十星初無一定而心星之為三星援神契曰心三星中獨

明晉天文志曰心為明堂火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之言同其形似連珠劉瑾謂如鼎立則非耳朱子三星義從鄭而謂失時後得遂其禮而作蓋諸儒泥序故多言男女失時不能相合而成婚細玩經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曰今曰見正言今可得見也人情可喜之事得之意中者其喜也淺惟於絶望之中忽然得之望外則其喜有不能自勝者矣朱子之解固本說苑越人歌也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夫如鄭說則似詩人從三月中

也李迂仲已譏其鑿矣張横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
而晏安之也自我人究究言得我而察察作威也范逸
齋曰居之為安也謂安其業也究之為言察也謂察其
疾苦也居居則安之又安究究則察之又察也二説雖
同而范為明順蘇子由曰君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
此解自我人人字為順而詩刺在位何必言君乎又以
究為久謂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義更無据
金仁山以為婦人留所愛之詞以魏晉之俗等於鄭衞

以稱其服則服與有辱同一羔裘也固難必此詩之不為刺然觀晉當曲沃作亂之日沃數得志而晉屢立君五世之後迫於王命而後已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輩非能居之又居究之又究安其居宅察其疾苦斯民何以遭沃侵殘卒流離困苦而不忍去也哉則其書雖曆其理可通未必非釋經之一助云

無衣篇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孔氏謂天子之使以他事適晉其大夫就使求之是不過乘便囑託實無負罪引慝之心尊君親上之意也今當日天子之使不適晉則亦不及請矣程子劉氏俱謂取其一節不蕪其義夫惟尋常無過之人未能盡善偶有一節之善揆諸善善欲長之義不得不取之耳武公何人此節何善而取之歟王安石更謂此是與人為善之心夫與人為善者莫如虞帝四凶未嘗有篡弒之罪猶且投之四裔則知與人為

善者必非簒弒之人亦與在其中也苟簒弒之人猶為
可與則國家之刑罰施於何等人耶臯陶可不必作士
於虞廷而周天子者幾為簒弒之宗盟矣武王何以責
紂為逋逃主耶故使武公實心尊王專使請命詩人必
不美之聖人必不取之為萬世簒弒者開一釋罪之捷
徑也况非誠心耶朱子謂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良是
申公說唐公孫偁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寳器賂周僖
王王命之以為諸侯國人作詩以刺之此雖膺作之書

尚以爲刺勝序說多矣序於變風中凡人之可美事之
可美者概謂之陳古刺今獨此詩直稱爲美而所美之
人乃篡弑之武公也如其說則衛州吁未能和民而如
陳以請覲于王吳元濟自領軍務而請朝廷節鉞皆在
可美之例矣詳玩經文首章必求七者坐名取索跋扈
之氣溢于詞句之間次章降言六者更如大盜獲贓急
於求售不復計價之多寡耳且繹序文言大夫爲之請
命是知有天子而請之者大夫也大夫爲可美矣而首

禮車前有軏有陰而已不聞有軫也馮嗣宗曰孔氏之意本不爽但不當謂車前有收今考說文云軫輿後横木鄭司農輿人注亦曰軫輿後横者也則軫果在後而前未必有乎毛傳曰五五束也楘歷録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録孔云輈者轅也以皮革五處束之因以為文章歷録然歷録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軏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又曰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孔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

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二條皮上繫于衡下繫于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陰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孔云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故曰陰軓也靷者以皮為之繫于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哀二年左傳兩靷將絕是也鋈非白金之名謂消此白金以沃續靷環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云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比之為長故云長轂也孔氏申之諸儒無異說徐鳳彩曰約而計之攻木之工三狀也

國家待禮然後興毛傳甚簡而此詩獨詳誠恐後人誤
解而失詩旨故不憚煩言之耳大毛公生於六國時小
毛公在漢初去聖未逺師傳有自不若後人從千百載
後揣摹擬議以立說也援此解經固無不可胡雙湖引
毛氏鄭氏歐陽氏陳氏呂氏之言而曰此皆序說愈巧
而愈鑿夫毛傳之說本無不通惟王肅述毛以大水喻
禮樂未免自生支節耳而序但言不能用周禮鄭氏謂
知周禮之賢人豈非畫蛇添足陳少南歐陽永叔則以

伊人斥襄公語氣之間不免輕薄其君矣呂東萊以伊
人為即周禮許白雲蔣仁叔輩更衍為求道之言經文
明曰伊人則是指人而言何可改作此理耶董彥遠蘇
潁濱以為詩人欲襄公用賢是皆不免於鑿者也李因
篤獨以為情深故主之詩雖未見其必然而陽樊有不
服之民君子不以為非以豐鎬之人沐文武成康之化
者何若而即傾心於襄公也可謂賢乎以周之賢而望
秦人行周之禮此何禮也李說實為有理矣申公說曰

蒹葭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明人多從之嗟夫何地無賢何地無好賢之人况秦實豐鎬地士之食德舊矣一旦周之忽變爲秦也豈無抱道守義之賢不甘側足寺人媚子之間而飄然遠引潛遁於山巔水涯之際非惟不欲顯功名於新土抑且不願留姓氏於人間者而詩人愛之慕之欲致其隰桑瓠葉之思而不可得遂不能已於言乎篇首言白露爲霜周家仁厚之風今忽爲秦人暴戾之氣伊人之所以遠去者又可於言外

詩之果一意耶去聖久遠難以臆度而細繹經文覺朱子之解尤明順蓋從序之說必於本文之外增添補綴其意始達如未見君子之前不知其何所指也必加以穆公康公字樣而後衆著於穆公康公之好賢爾憂心欽欽之下語意未完也因添以惟恐賢之不至云云而後知所憂者爲賢臣之未得也如何如何之上承接太突也因補以令康公棄其賢臣云云而後知所忘者乃所得之賢臣也委曲周旋不免太勞若從朱傳則未見

爾雅邢疏引之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作身黑二尾

虎豹可以禦兵羅願爾雅翼云周書王會正北方義渠以玆白即此物是獸果有名駮者又此獸名駮而已曰六駮者王肅云据所見而言也竊意鷙鳥不羣安有食虎豹之猛獸羣處有六乎且人偶見一駮即當心駭而走豈能遇此六駮不為所害而心有餘閒細數不誤乎況如馬之駮深山始有之今詩言隰有斷非獸名矣元恪以為梓榆樹蘇傳呂記朱傳俱從陸則與下章苞棣樹檖皆言

竊意念母固可以言思而念舅獨非思乎何爲舍經文明有之舅氏而另從經文之外推其所思乎攷春秋魯莊公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魯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獲夷吾歸穆姬聞晉侯將至因以其所生太子及女登臺而履薪焉者即此秦姬也及穆公納文公在僖公二十四年九年中或秦姬已卒亦未可知而康公

即位在魯文公之七年又隔十七年矣文公已卒子襄公亦於是年八月卒康公乃能追思十七年前之事而作詩念母可謂孝矣但不知十七年中何不一思及之必至即位後而思之乎且以見舅氏如母存之孝何以伐舅氏之國竟忘其為母氏之國乎史記稱康公二年秦與晉戰於武城報令狐之役也左傳文公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不知此時何以竟不念母乎况以經文觀之上句言我送舅氏而即

繼之曰悠悠我思明係所思之人即所送之人也唯思所送之人故欲以瓊瑰佩玉贈之一氣承接自相聯貫若四句之中三句對所送之人言中間忽以一句思非所送之人似有難通而所送之人豈反不思之乎故以為康公送文公時即作此詩無疑也蓋康公為太子之時私欲未深天良猶在故當文公反國之際作詩贈送情致殷勤若此及其即位但以兵爭之勝負為榮辱而舅氏之國可伐矣何嘗有念母之情如序所云者乎

夏屋

毛傳訓夏為大而屋字無訓王肅述毛以為所居之屋也鄭箋曰屋具也孔疏申鄭云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其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具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以為禮物大具是指飲食之俎言也蘇潁濱李迂仲曰鄭說曲不如王說為長呂東萊從王闢鄭范逸齋曰禮貌衰而飲食薄則有之決無奪屋之理春秋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淄有肉如林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也陰幼達元人楊升庵

曰字書夏屋大俎也禮周人房俎魯頌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柎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也以夏屋為屋以大房為房室可乎禮童子屋無幘謂戴屋而行可乎從鄭闢王朱傳從王攷禮檀弓曰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平是也楚辭大招曰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崔駰七依論宮室之美曰夏屋渠渠揚雄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是夏屋之為大屋非無據也又爾雅釋言作握邢疏云李本作幄是具字之訓或握或幄而非屋鄭氏有破字之病乎但觀不承權輿句此必就

一事之始盛終衰言方可云不能繼其始也今於屋則
言其始之盛於食則稱其今之衰於不承語意未醒就
下章而言上句每食四簋下即繼之曰今也每食不飽
二句皆言飲食之事承接一氣文義始順則兩章一例
鄭說得之矣或曰古人作文變化出沒不用繩尺自合
規矩不若今人之拘拘對偶以整齊為工也如漢廣殷
其靁諸篇三章結語同而東山四章則首句同矣淇奥
又上兩章同而卒章不同矣關雎諸篇則二三章與首

詩詞曰上曰下則非一地矣曰冬曰夏則非一時矣游蕩無度如此固非閭巷細民之所為也大夫之習俗有然則幽公之不能勤恤民隱憂勞國政可知乃鄭以序稱刺幽公而遂以經文子字即斥幽公孔復引公子翬語曰諸侯安子百姓悦子以証諸侯之臣亦呼君為子翬之語見於公羊傳而左氏隱公四年傳曰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即十一年使賊弑公之羽父爾亂賊之臣有無君之心者也其言何足為據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僖公九

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經書宋子明踰年後諸侯無稱子者詩人刺君荒亂而爲此背逆之詞必非循分守己之人可知聖人何取焉書言恒舞于宮酣歌于室豈專指君乎春秋時慶封好田而嗜酒伯有擊鐘於空谷世家大族侈靡無度非直其君也毛説爲當朱傳泛言其人就詩論詩更少葛藤矣

東門之枌篇

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荒淫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

井爾序以經不績其麻句有誚責之意故以為刺朱子以經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句不類他人之言故以為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夫曰賦其事以相樂則是男女自述其事也次章又云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末章又云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則又是他人代述之矣後儒因之議論紛起謂以子仲之子為女則兩章皆言女而末章又為男女相悅上下脈絡未為妥帖又兩章皆言女首章次章兩言婆娑語亦煩贅又首章

知之也歐陽公以原為原野不以為氏故云子仲之子莫知其男女也李迂仲（曰經曰南方之原而以為氏不甚明白）從歐而非毛鄭范逸齋（曰春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為陳大夫氏何疑之有）從毛鄭而譏歐歐陽之說文義明白無假借穿鑿之病據以解經則此乃男悅女之詩通篇皆作男子之言為是蓋有男子與子仲氏之女婆娑相樂之後而追叙其事始焉婆娑於東門繼焉婆娑於宛邱延遞至南方之原亦婆娑焉極方之原有市亦婆娑焉極其情之所至亦事之所或

然也但歐之所以易毛鄭者以經文有南方字原既為貴族宜在國中不宜在南方爾竊意居都鄙之南者固可謂之南方即在國中之南亦可謂之南方也據此而定原之為原隰似太執著夫詩人之言何可過拘哉所謂爾者未必真爾所謂我者未必真我時蓋有此爾我耳如果止為男女相悅之褻詞聖人何取焉此詩與溱洧相類直陳其事而其惡自見固將以為戒也古說不可盡廢

詩者亦不小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
正脫胎詩意而以無往不樂為遊於物之外其胸次之
超然一至於此恐能言其理未必能造其境爾而衡門
之詩人抑何超然也

東門之池篇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毛傳以
此詩為興其說甚簡鄭箋謂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
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夫習與善人居猶

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習與不善人居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閨房燕好之內親與愛併情為私奪朝夕相漸有不覺其過之日滋者矣苟得賢妃貞女懿德淑行為之陰助於內朝夕相漸亦不覺其善之日進者矣故周宣晏起姜后脫簪待罪卒致中興齊桓好淫聲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遂成霸業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竟敗晉師其在於詩關雎冠四始而靜女雞鳴急思夫賢女之助者豈其微哉此詩之義亦猶是

已朱子以詩中不見可刺之故改爲男女聚會之詞而以淫詩例之玩經彼美淑姬句乃男悅女之詞淫放之人自以爲美自以爲淑正如後世詞賦家敷華揚藻艷羨誇美之語非眞有賢淑之德也且習俗之移人甚矣陳自大姬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而孔子删詩訖於陳靈誠惡之也烏有株林作於上而其民猶能守正不淫者朱子之說固無穿鑿之病亦免訕上之嫌也然陳風終非鄭衛比經曰淑女實非妖麗艷冶之稱曰

晤歌亦無謔浪笑傲之態攷朱子與門人論蘇氏不取小序之意曰彼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今觀此序上句未必是下面有離亦有合其離者求之經文而不可見者也其合者求之經文而可見者也說詩者求之經文而不背斯善已何必執一見以相譏議乎至聖人刪詩垂訓何取於男女之私相會遇是唯善讀者方知為戒耳竊意此詩當盡去小序刺時等語而第即思賢女之意求之則麻也紵也菅也必得池

喻君臣也噫世風日下人情反覆久要不忘伊何人哉
夫子錄此其為無輗無軏之戒者深矣

墓門篇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朱子初解本從序說蓋陳佗有可刺之罪而
以此詩刺之實無害於義也但後序所謂無良師傅者
見經文有不良字而衍之爾若用蘇黃門之法讀之止
存首序一句而盡去其餘則詩之本義自明矣范逸齋

泥後序故稱父兄任其咎無賢父兄則無良師傅則并刺文公矣
蘇氏又專咎桓公致佗繫文公子桓公弟桓公在位三
十八年之久而致佗生亂似蘇說為是然如其說序當
云刺桓不得云刺佗矣夫舍首惡而不誅徒牽累無辜
以成其獄其得為平允乎教世子之法春秋時不聞諸
侯有行之者以桓之長惡不悛自且不能聽五父之諫隱六年
乃責其教佗予真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矣其心猶
有後序之見存焉爾今觀序曰至於不義則不免失出

曰惡加於萬民又不免失入葢陳佗者亂賊之人也亂賊之事固爲不義而但言不義不足以蔽其亂賊之辜也魯隱公七年鄭良佐如陳涖盟已知陳之將亂至魯桓公五年傳曰國人分散者當是國人不服佗之篡殺而分散耳非必佗有惡加於民也自古篡竊之人每以私恩小惠結民之心如齊田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是也佗即無此隱謀而佗以魯桓公五年春殺大子免而代之六年

所奪更不幸為高渠彌所弒未聞有大過乃被弒奪之人非弒奪人之人也竟與陳佗衛州吁同坐不知昭公何以得罪於諸儒於本國疑似之案既羅織之以實其過而斷鄭國極惡大罪之犯又欲牽連誣害之乎至史記謂蔡人為佗殺五父分佗與五父為二人孔疏辨之當已

防有鵲巢篇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攷

左傳陳宣公於魯莊公元年立在位四十六年自齊桓始霸而即與于會嗣後兵車衣裳無役不從能堅事盟主以固其國未聞有失德也（謚法善問周達曰宣）惟於魯莊公二十二年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杜註傳稱大子以實言御寇宣公大子也至其所以殺之故則不可攷序詩者豈見晉獻公聽驪姬之讒而殺大子申生陳亦有殺大子之事當必有讒害之者而傳會之歟又魯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正當宣

公之世然此乃鄭申侯之反輮濤塗以取悅盟主其後輮濤塗復譖申侯於鄭伯雖為讒譖之事實與宣公無與也故朱子不信序而定為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更不知聖人何取於男女有私之無間而於鄭録揚之水於陳又録此詩也古來孤臣孽子正人端士其始非無恩義迨貝錦既成而美惡變或不諒於君親或不諒於朋友凶終釁末者何可勝數寧獨男女之私也哉此詩當亦如蘇氏法讀之為得子貢傳曰靈公聽讒因

其華黃赤夏中乃盛則陵苕即陵霄也陸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葉青如藍而多華則是爾雅曰葝鼠尾郭注可以染皁之葝本草曰鼠尾草有白華者赤華者一名葝一名陵翹生平澤中四月采葉七月采華之陵翹而圖經謂苗如蒿夏生莖端作四五穗穗若車前者爾亦誤矣

至毛傳訓鷊為綬艸孔疏引爾雅釋艸云鷊綬郭注曰小艸有雜色如綬也及陸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艸以申之諸儒皆同劉瑾之說曰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頗得其義蓋禽獸草木之名多取其形之相似彼此相

滅而遷國焉此衍蘇傳曰周衰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不傳之誤而蘇衍韓非之誤也自當以孔疏云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之言為正又朱傳於魏風引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於檜風又云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今攷蘇傳曰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之所為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魏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為衛矣何也叙以衛也而魏詩不為

晉何也叙不以為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為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于魯至於歌魏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夫亡國之音而季子言之若此乎盖以為晉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末亡而作矣但以魏風為晉詩竝無檜詩為鄭作之語此疑朱子之誤注矣王魯齋詩疑曰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為鄭作非也檜詩皆鄭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於鄭許白雲名物鈔曰檜風急迫褊陋鄭風放蕩淫邪蘇氏之說恐未然也魏列晉前其意似邶鄘之於衛鄭檜相去遠恐不得為此說皆辨蘇說之非未嘗辨其說之無也朱孟章詩經疑問曰邶鄘之詩皆

為衛作則列於衛之前魏詩為晉作則列於唐之上檜風皆為鄭作又不與鄭相次何歟豈編詩之次亦皆偶然者歟檜詩皆為鄭作亦蘇氏之說此鄭氏詩譜所以先檜於鄭歟更不辨其說之非而表其說之有據三子居朱子之後似皆未檢蘇傳特因朱傳而各抒所見不免因誤而傳誤耳夫邶鄘之為衛作固無可疑者魏風雖有季札之言可據然序言魏地陿隘集傳亦用之又言國小而迫辨說以為得之則非晉詩矣至檜詩不為鄭蘇說自明

匪風篇周道

序以匪風為思周道是思周家治天下之道也毛鄭釋經之周道（毛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鄭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與序之周道同歐陽永叔以經之周道為嚮周之道朱呂皆從歐蔣仁叔曰顧適周之路而思周之盛也則序之周道為文武成康之道而經之周道自為道路之道作詩之人實思文武成康之道而意不在於道路乃就其所瞻之道則指道路而非文武成康之道其說亦通但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云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古與有道其詞雖異其義實同韓毛二家合也其說最古非古非有道宜其傷矣程子（曰匪風不和之風也匪車不法度之車也）王安石（曰上之所以動而化之非其道故曰匪風發兮下之所以載而行之非其道故曰匪車偈兮）之解匪風四句亦從毛自李迂仲以張子（云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蘇氏（云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為簡勁而古說久廢矣

曹風

甫而代立與唐桓叔武公事相類何以其風皆不變而必始於昭公乎昭公即僖公子桓公曾孫立於魯莊公三十二年卒於魯僖公七年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伐楚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會于首止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是昭公即位後亦能固事盟主以安其國未有失德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況當齊桓霸業方

是說昭公不如蜉蝣也鄭氏知其難通而易之曰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如渠略然為刺羣臣其說優於傳矣孔氏申鄭故與鄭違孔氏說詩每不顧君臣之大分而傳會穿鑿以求通於序大抵如此至序與鄭之說亦因左傳晉侯入曹之事而誤用之爾入曹事在共公時共公昭公子也因其子之任小人而併以其父為亦任小人為父者不亦難乎主獄者不亦濫乎陸羽明曰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此

之則掘字與孟子掘井義同又管子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閱而得龜者房玄齡注云掘穿也義亦同說文掘字從土引此詩亦言堀土而出也且蠐螬生糞土中而蜉蝣即其所化則謂之掘地而出誠無不可也至閱字之義孔氏以鮮解二字形相近而義俱通故兩存之嚴緝謂升騰變化則解閱意也攷毛傳訓邶風我躬不閱云閱容也鄭云我躬尚不能自容孔用鄭語申毛則閱之為容乃容受之容也此疏言形容鮮閱則以為容貌之

容矣彼此互異故朱子不從竊意毛以掘字易解而不解其言掘閱容閱者止鮮閱字也而所謂容與那風同耳王安石曰掘地以自閱言其小而迫也此實善體毛公之意學者詳之可也

候人篇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經言赤芾三百（毛云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與左傳合故以為刺共公耳朱傳泛言其君而亦引傳語

必為賢者乎若以彼為賢何以知其賢而復彼之邪故實指賢者為候人之官必多附會穿鑿之病不若朱傳之婉而多風意味深長也蘇傳又謂候人守疆埸而已共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至三百之多夫候人之官天子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二十人爾以區區之曹其朝共有三百之赤芾已為不堪乃謂候人一官服赤芾者三百耶且敵國賓至候人為道非守疆埸者也噫過已

之時葵邱之會共公與焉則此詩之不作於初年可知若夫入曹之役釁起駢脅共公亦不過偶爾遊戲幾至滅國夫怨毒之於人惟於其有所私而故欲蔽之而故欲彰之則其圖報必深晉文固非能討罪救民之人而共公亦不聞有大罪可討也觀其圍曹門焉多死則知曹之人猶能用命固守竭力致死雖以晉文之彊盛不能即克而稱晉侯患之則謂曹人之疾共公者無可據而共公之侵刻下民亦未必然矣及晉文入曹不責其

無禮於己而責其用人之失韓氏所謂伯者假義行私皆此類者是也然即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情已見乎辭矣共公以偶爾遊戲幾至滅國百世下猶不免於諸儒之口實且不獨得其應得之罪而更受夫无妄之謗人君舉動可不慎哉朱傳不斥共公良是

豳

豳詩列於風後雅前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工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刪時之次第也今則

豳詩分風雅頌一

攷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鄭康成注禮與箋詩大同小異孔頴達申之曰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女心傷悲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豳風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為酒是豳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豳頌今就其

為雅或以為頌夫風雅頌各有其音風之音不可以為
雅之音頌之音也既為雅之音頌之音不可復以為風
之音也若甫田言擊鼓言田祖言田畯似與籥章合然
籥章言龡籥擊土鼓不言琴瑟也大田亦言田祖田畯
而其意主於報不得為祈也楚茨言先祖言孝孫信南
山言皇祖言孝孫則享於宗廟非祈於田祖也至思文
為后稷配天臣工為戒農官與息老物之意絕不相關
惟豐年載芟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不可

以為豳也況豳詩用以逆暑迎寒不過七月一篇豳雅止用以樂田畯豳頌止用以息老物何雅頌之詩反多於風耶黃東發引王雪山之說曰豳詩者籥章以鐘鼓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豳雅者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豳頌者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和聲不同耳此說新奇可喜故顧寧人亦從之今攷古樂器有雅塤頌塤雅瑟頌瑟雅篪頌篪雅

籥頌籥之名似王說可信然風何獨無其器乎周禮籥章竝掌豳詩豳雅豳頌何獨以豳風屬之乎笙師之職以教祴夏祴夏即陔夏頌也非雅也何得以龡豳雅屬之乎且笙師教祴夏之頌而樂器有雅則雅之為器非專為龡豳雅而得名者矣眡瞭之職凡樂皆掌何獨以龡豳頌屬之乎況笙師所掌止十一器竽笙等八者則龡之牘應雅三者則舂之舂與龡相對何得合之為十二器乎眡瞭所掌亦止三器頌磬西方之磬也笙磬東

章所歛之雅也夫秦火之後篇章殘缺若周禮之九夏儀禮之新宫射義之貍首國語之鳩飛左傳之河水茅鴟轡之柔矣周書世俘篇有明明崇禹生開三詩名墨子以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四句為周詩即七月一詩齊魯韓皆無之故豳詩之説介甫以為昔有今亡差為近理

豳詩分風雅頌二

古人之文每多簡質非得後人發明之則其藴不彰然

使後人誤解之則遺害亦不小此誠不可不慎以讀之也鄭康成注禮箋詩較之鄭司農小毛公而已詳然尚多引而未發之與孔仲達之疏曲折以達其義不可謂非鄭氏之功臣然泥其辭而失其旨者正復不少鄭康成周禮籥章注云此風也而曰詩詩總名也豳詩七月也迎氣歌其類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

歌其類也夫曰類者正與左傳歌詩必類之類同舉其類以例其餘原不執此類以定其事也及其箋詩又於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下云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於以介眉壽下云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穫稻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於卒章云飲酒既樂欲享大壽無竟是謂豳頌夫是謂云者亦指其類以示人非執是以釋詩也是其意特以七月一篇備風雅頌之體一詩而可以三用雖其所指之處微有不同而

箋注二書之旨未嘗相戾耳孔氏泥其說而鑿言之曰
女心傷悲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豳風作酒養老是人君
美政故知是豳雅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是豳頌
因分二章以上為豳風六章以介眉壽上為豳雅以下
至末為豳頌遂失康成之旨後人但知一詩三分之說
出自康成痛加指斥而康成原不任咎也竊意古人所
分風雅頌之義或不似今人所分者如崧高列於大雅
而其詩曰其風肆好又曰吉甫作誦古誦頌字通則一篇中

禮在未見毛詩之前則其箋詩是晚年定論義更當精於禮注而大旨不甚相遠自孔氏謂篇章之注與此小殊而謂康成自相矛盾者有之矣夫古人之書為淺儒誤解而失其旨者何可勝道哉世之善讀書者能於相同之處知其不同而不同之中窺其同則庶矣茍於古人之書未能潛心體玩而輒曰古人如是如是則其所發明者正其所以遺害也夫

七月篇無三月

七月一篇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雖以日言即夏之十一月十二月及正月二月也而自四月以至十月皆見于經獨不言三月孔疏謂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二月皆以數配日言之從夏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數配月言之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故日月竝言見其異已有明論而劉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蓋已具于蠶月之中矣胡廣曰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令摘其詞布于三月四月之間非敢以為三月也特以備見蠶風春日之事云猶為疑詞何哉今攷月令季春鳴鳩拂羽戴勝

七月言人事物候與月令不同者毛氏指其一於三之日于耜句云豳土晚寒鄭氏指其二於七月鳴鵙句云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句云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孔氏又指其六云豳地之寒晚于中國者非徒此三事月令仲春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大抵月令早而此詩遲其所以遲者毛以為豳地晚寒而鄭氏曰晚寒亦晚溫孔氏曰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于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之解晚寒不

相去一千五百餘年制度之變更土俗之沿革固難必合即禽獸草木之類舉其初則早言其盛則遲豈獨地氣使然哉

七月詩首言七月

七月一篇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為首何也范逸齋曰是詩以農為本前乎此則農功未畢至七月則凡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時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其意欲使之豫備無

陳氏云北齊向子信始知歲差法凡八十餘年差一度蔡氏云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約五十年退一度之說康成時未有歲差之法何承天增至百年隋劉焯七十五年唐一行八十二年宋統天歷六十年元郭守敬六十六年故分為二其實詩之火與書之火一也自堯至今四千餘年其差數有可攷者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初昏中星為鶉鳥今春分日躔在室初昏中星在東井堯時夏至日躔在星初昏中星為大火今夏至日躔在觜初昏中星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堯時秋分日躔在房初昏中星為虛今秋

耳呂記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朱氏
疏義曰一之日二之日詩人詠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
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也二說無穿鑿之病
即如本詩言月又言日言一之日者二言三之日者二
言四之日者二言三月則云春日又云蠶月言四月則
一五月則二六月亦二七月流火三言之又言七月者
四言八月者六九月授衣再言之又言九月者四言十
月者五參差錯落詩人雜舉以成文豈亦各有大義耶

公子同歸

毛傳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王肅云豳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孔穎達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時亦適野申之以公子為豳公之子男子也李迂仲譏之曰毛公既以女心傷悲為女子有欲嫁之意下文又曰與公子同歸其文不相接且民耕于野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采桑之女而謂之同時出同時歸可乎良是鄭箋曰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孔穎達又申之云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引公羊傳莊公元年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居則以卑

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而以為邾公之女李迂仲從之今攷公羊傳昭公二十一年又云顏淫九公子於宮中注云女公子也是以公子為公女實非無據而同歸二字亦明順但一篇之詞前後不容互異下文為公子裳為公子裘若以為專獻於公之女則理有難通朱子本蘇傳蘇云古者昏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以是時歸于公子後人疑此詩泛言國人之女安得歸于公子且宋三世內娶春秋以為譏即周之大姜有逢氏女也大任摯國女也大姒莘國女也邾國大家安得聯姻公室竊意諸侯之適子當娶于他

勞性好單棲以為博勞楚辭云恐題鴂之先鳴朱注鴂鶗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鴂即鶗也以為題鴂服虔以為白脰烏李時珍云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以為苦鳥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稱婦被姑虐死所化又名反舌楊用修云性能搏擊鷹集于林則盤旋鳴聒侯鷹飛輒擊之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以為蜀中名鴐鵹更得八名而其鳴之時月令云仲夏鶗始鳴大戴禮云五月鶗則鳴周書時訓解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鶗始鳴鶗不始鳴號令壅偪呂覽注云仲夏陰作于下陽發于上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棘而鳴其上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鳴鶗鶗故以其音著也皆

以為在五月此詩獨言鳴於七月者鄭孔以晚寒所致鵙固畏寒倉庚獨不畏寒乎月令仲春倉庚鳴此詩亦言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也且此詩之後於月令者有九皆後一月鵙何後鳴二月乎朱子釋楚辭用范氏之說云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竊疑王肅之言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五古字如七頗有理

葽

毛傳以葽為葽艸而不指為何物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疑為王萯孔疏云本艸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採陰乾云七月採之又非四月

毛傳曰蜩螗也朱傳曰蜩蟬也毛以蜩螗為一大雅曰如蜩如螗則雖一類而實二蟲攷爾雅曰蜩蜋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　邢疏螗蜩俗呼曰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蚻音札蜻蜻郭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曰鳴蚻虎懸蠽音節茅蜩郭注江東呼為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郭注蜩中最大者為馬蜩蜺寒蜩郭注寒蟹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孔云月令寒蟬鳴與此不同夏小正曰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蜓音挺蚞音木螇音奚螰音鹿郭注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　邢疏方言曰蛟木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蛥蚗關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或

云其雌者名貙今江東呼為貄貄　又曰貍子隸音曳邢疏字林云貍伏獸似貙郭云今或呼豨貍　又曰貍狐貒音湍爾雅貒子貗郭注豚也一名貛貈醜其足蹯其跡厹音鈕邢疏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蹯其指頭著地處名厹是貉與狐狸二獸相類耳不得渾為一也又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淮南子曰貛貉為曲穴正字通曰貉似狸銳頭尖鼻斑色毛深温滑可為裘爾雅翼墨客揮犀皆以為善睡朱氏以為貉賤而狐貴徐氏以貉為狐屬出則為狐之導言貉者不一矣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狩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狐

言白駱言玄固非一物也至經傳之言狐者未易悉數說文謂狐為妖獸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豐後埤雅曰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衆故從孤省而禹貢梁州熊羆狐狸（蔡傳云四獸之皮）織皮熊羆二獸也則狐狸亦二獸矣禮云狸去正脊狐去首亦分言狸狐子思曰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狐也勿得狐并失狸者也是更因人誤以狐為狸而辨之矣雅翼曰狐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于豹）則其類雖同而形實各異亦不難

辨也若狸之為獸一名不來（徐廣封禪書注）周禮夏官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射張三侯（注狸善搏者也）左傳（定九年）東郭書衣貍製檀弓貍首之斑然（注文采似貍之首）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淮南子曰貍頭似鼠以類推也管輅曰雖有爪牙微而不强雖有文章蔚而不明其名曰貍而正字通論之尤詳（云大小似狐有貓貍虎貍九節貍香貍牛尾貍海貍）則貉與狐貍之非一獸甚明朱子誤解毛傳未嘗細讀孔疏耳（孔云于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也）若以六字分兩句

一讀讀謂取句狐狸讀皮也句其義自明矣

斯螽莎鷄蟋蟀

爾雅曰蜇螽蜙蝑郭注蜙蝑也俗名蟠蟀邢疏周南七月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蜙蝑一名蜙蝑一名蟠蟀焉又曰螒音汗天鷄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鷄一名樗鷄李巡曰一名酸鷄又曰蟋蟀蛬音拱鄭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蛩毛公釋斯螽為蚣蝑郭璞謂天鷄為莎鷄則固與蟋蟀為三物矣又陸璣分別斯螽云螽斯揚雄曰舂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如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鷄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

一月而變為蟋蟀蟋蟀獨歷八月九月十月而不變者何也不知四月中未變為斯螽之前為何名十一月後蟋蟀更變為何物耶又不知七月八月九月之中仍名為莎雞耶巳即名為蟋蟀耶朱子於細微處不甚著意未免有誤學者不可不知

改歲

孔疏辨卒歲改歲之分云曰為改歲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暮止謂十月為暮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

正皆曾用之也此一條亦非朱子定論竊思甘誓言怠棄三正則子丑之建夏以前已有之有扈廢之即為大罪固不獨豳人用之也且呂謂通於民俗亦不專指豳人言也豳處戎狄之間而世有令德實奉夏商之正朔敢不純盡臣節而有私書紀其時月哉曹氏謂豳俗素以禾熟紀歲功之成改歲無復事矣故歲未終而謂之改歲亦未的確大抵古時三正迭建國家大政令必以本朝正朔為凖而民間所紀物候或據陽氣之始為言

薁而非鬱矣馮又云薁與鬱俱棣屬故同得車下李之名則鬱亦名車下李也攷本艸無單名鬱者木部郁李之下有薁李（詩經）鬱李車下李（圖經）爵李（本經）雀李（詩疏）棠棣之名則陸疏所言不誤孔特以鬱李即鬱而誤耳又本艸艸部別有蘡薁一名燕薁（毛詩）一名嬰舌（廣雅）一名山葡萄（唐注）一名野葡萄（俗名）藤名木龍（陳藏器曰蘇恭注千歲藤即是蘡薁妄言也毛詩題綱云葛藟一名燕薁好生河滸邊）李時珍曰詩六月食薁即此（其莖吹之氣出有汁如通艸也）是以薁之木生者為蔓生故馮以為誤也又攷

玉篇以燕薁為艸而名木葉如梨者為郁廣韻以蘡薁為藤陶隱居云蒲萄即此間蘡薁而名郁李為郁是燕薁即蘡薁乃有藤之艸別有枝條華葉皆若李之郁李也本艸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花葉皆若李惟子小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仁用大本艸明有藤名木龍之蘡薁而毛傳訓薁為蘡薁呂記朱傳俱從毛其字又從艸安知毛傳本草不誤而孔氏申毛以薁為薁李之誤耶如以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詩人言鬱及薁知為同類亦必以木高五六尺圖經實大如李

戎葵郭皆曰似葵則實非葵矣終葵繁露本草以為落葵亦名承露亦名天葵亦名臙脂艸當是俗所稱紫草耳亦未得專葵之名也毛傳說文廣雅以茆為鳧葵本艸埤雅以荇為鳧葵陸璣以茆為水葵廣雅又有地葵本艸又有房葵黃蜀葵素問更有龍葵皆非此詩之葵也埤雅以此為紫莖白莖葵嚴粲馮復京俱信之蓋本艸專以此葵入本經上品云古人種為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為勝大葉小華華紫黃色小者名鴨脚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經年始采有春葵秋葵冬葵之名而齊民

酒之用也而釀酒之米特其粘之糯者耳米之疏者曰秔粘者曰糯則稻實專指糯米言矣陳啓源據此詩及豐年詩豐年詩為酒為醴獨言黍稌月令仲冬命大酋亦言秫稻黍乃稷之黏者秫乃粱之黏者而與稌稻竝言說文云稻稌也沛國謂稻曰糯又曰秔稻屬然則稌稻糯俱是黏者而疏者直名秔本艸專言糯為稻杜少陵詩云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秔稻與煙霜相對明是二物專指糯米為稻誠屬可信李頎詩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亦以粳稻與雲霞相對但周禮太宰之九穀先鄭注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有粱苽無秫大麥而職方氏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注云黍稷菽

麥稻也兗州其穀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也幽州其穀
宜三種注云黍稷稻也青州其穀宜稻麥揚州荆州其
穀宜稻即朱子論語注亦云稻黍稷麥菽也竊疑米之
為用秔者尤多於糯何以太宰所掌反不及秔米而九
州所產獨有糯米乎然則稻為秔糯之總名未必非古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疏云以下田種
稻故云稼下地決不専種糯米也

春酒

毛傳曰春酒凍醪也孔氏申之曰醪是酒之別名此酒

凍時釀之故為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即天官酒正三酒中之清酒也然則此酒實釀之於冬而云春酒者豈以其歷春不壞與或豫備為新春之需與春秋緯云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則酒以導和欲為眉壽之助故有取於春之義與月令仲冬麴糵必時注云糵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是春時所釀故名春酒也呂記既從毛孔而復引此注以令驗之麴糵於七月八月製之

名壺皆匏屬也其言亦簡古今注曰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匏可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分為兩種埤雅曰頭短大腹曰匏長而瘦上者曰瓠似匏而肥圓者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又可為樽又分為三其義始明今世所植瓠有數種有圓大可容數斗者有莖長一二尺甚有三尺許者又有兩頭大而腰細者又有極小者俗皆謂之壺盧不知其形不同其名亦各異矣據詩言匏有苦葉又言甘瓠纍

藏冰之道備於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夏頒冰掌事秋刷 **月令** 孟冬水始冰地始凍仲冬冰始壯地始坼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左傳**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用之也徧 **三書大旨本與詩相發明孔氏泥鄭答孫皓之說** 孔云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

又早者鄭答孫皓曰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藏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未為的確詩言二之日鑿冰者即周禮十二月斬冰月令季冬取冰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是也四之日獻羔祭韭即周禮春始治鑑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左傳西陸朝覿而出之是也杜氏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藏冰夏二月日在昴畢用冰其時正相同藏固未嘗晚出亦不為早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豳人於二之日鑿冰亦必即以其月納之決無一月則專于鑿積至來月而

後納之之理詩人諷詠成文意在鋪張容有不可太拘處此類是也詩蓋言二之日則鑿冰三之日猶納于凌陰而未開四之日則獻羔祭韭而啓之爾至周禮一書乃周公治天下之大法也豳公當草創之時禮樂制度未能盡備其事斷難周禮悉合今以早開為依禮似周公制禮在前而豳公依之矣是可信乎朱傳曰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似果鑿之于二之日至三之日而納之矣其偶衍鄭孔之誤歟

朋酒斯饗

毛傳曰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䣛所以誓也鄭箋曰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音閑）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而誓焉飲酒既樂欲享大壽無竟毛傳甚簡孔氏特以鄉人用狗句知毛以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又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鄉飲酒禮尊事重故可稱饗而所謂朋酒者即鄉飲酒禮尊兩壺

於房户之間者是也所謂公堂即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孔云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其言似有據而申鄭易傳之意又謂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申傳云有大夫來相命曰當殺羔羊）則前說不盡屬子虛乎乃鄭箋言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孔因鄭注月令大飲烝引十月滌塲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禮遂謂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而朋酒是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也（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酒也）

若國家本有此制是豳公歲索民之酒食亦非體也李迂仲謂農桑事畢於是合衆酒而命饗至於燕飲之際又祝君以萬壽無疆此指豳民自相燕飲為樂而每飯不忘君見其忠愛之至理亦可通此本與毛傳意近但大夫無故不殺羊明庶人有故亦不得殺也公劉酌臣而執豕其民反自殺羊乎王安石以公堂為人君之堂呂東萊謂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間意皆與張合無已且從張

似周公未嘗去位也又謂周公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此讀辟為避之所由來也又云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攷武王崩時成王年巳十三何云在襁褓耶在襁褓中何有用事人耶流言起而使子就封何異宋義方救趙而使子相齊耶且云奔者倉皇逃竄之象周公既倉皇逃竄則其官屬自不能保全矣史公本從子國受學不知何故背其師說也今攷金縢言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則首惡者管叔也從惡者羣弟也罪人之所在巳自曉然何待周公居東二年始知罪人在管

蔡耶況遅之又久至二年後成王悟知罪人在管蔡何不即迎公歸而必俟雷風之變耶惟公因流言起而不顧嫌疑握兵東征故成王不能釋然欲誚公而未敢耳若公聞流言而引避成王又知罪人在管蔡於後公乃為詩貽王王何為尚欲誚公耶且金縢弗辟之辟與蔡仲之命致辟之辟義正相同何必作兩解耶鴟鴞言既取我子則詩作於既誅管蔡之後明矣以詩為既誅管蔡則周公無避居東都之事矣夫流言既起事涉嫌疑

莫可追也三監之叛非叛周公也乃叛周矣使周公顧一已之小嫌逡巡退避忘國家之大計設或小腆不靖鄙我周邦將后稷開基以來歷聖之所經營一旦失墜是誰之咎與周公以冢宰聽政周之尊親大臣非二公可擬也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罪人之命乃欲居於魯奔於楚避於東都徒為自全之計而諉責他人不思先王付託之重是不獨管叔得罪於先王而周公亦何以告我先王哉故朱子晚年之論有

毛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氏引爾雅云螢火即炤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說文云兵死之血為鬼火陳思王螢火論云詩曰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為據而以毛為非朱傳以熠燿為明不定貌而宵行為蟲名又非即是螢今攷董氏云熠燿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蠶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陸氏云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濕處有蟲如蠶燭尾戴光行而有光故俗謂之熠燿謂熠燿非螢然亦以熠燿為名不以宵行為名也朱傳所言蟲形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本於董陸而以

囊者為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網則毛說通矣程子舍毛而從鄭迂仲遵歐東萊從程觀下章毛傳曰鴻不宜循渚也又曰陸非鴻所止則三章一意鄭於下章乃曰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其取喻又與毛同則不能自守其說矣何如首章亦從毛乎韓詩說以九罭為取鰕芣則孔云緵促細目者得之矣

公孫碩膚

毛傳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孔云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

此詩主美周公序云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乃上二句方言周公之有難而下二句別言成王之大美毛云赤舄人君之盛服也几几絇貌是以下二句俱言成王也與詩旨不合而序言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乃言成王有大美與序義亦乖況公子王孫云者以其人不得為公為王而追原其祖父以見其貴成王已貴為王反目之為公孫耶若以公為美古公何必追王

為大王耶且言曾孫則天子諸侯皆可稱孔云傳注雅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盬公之孫也左傳所稱公孫皆是諸侯之孫也則有難通矣鄭箋曰公周公也孫當如公孫于齊之孫昭公二十五年孫之言孫遁也以公為周公是已但鄭以周公致政為退有難則以孫碩膚為孫遁避此成功之大美而欲老固為退矣而下句赤舃几几中未見有難之意也且鄭以進則躐胡喻攝政退則跲尾喻致政乃經上二句取喻於狼之進退有難而下二句但言周公之退有難未

見進有難之意必俟康成補出而後知之將經文為未
完語耶劉原父謂毛鄭皆非而以周公為豳公之孫故
稱公孫然破斧既明言周公九罭亦指周公為公此詩
何獨稱為公之孫耶歐陽以公為周公而訓碩為大膚
為體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讀如遜順之遜夫易稱剝膚之
為體信巳而雅稱膚公膚敏又將何解朱傳以孫為讓
是鄭氏遁避之意也碩膚訓大美則用毛說也但讓其
大美而不居之義當時門人若沈僩問公孫碩膚注看來此意也回互委